

罗马书系列讲道 92

窑匠与泥（一）

罗马书 9 章 19~24 节

维保罗牧师 2015 年 2 月 22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5 年 8 月 10 日

罗马书 9 章 19~24 节：

“这样，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哪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，彰显他的权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，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”

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祷告：

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查考祢为我们造就所赐下的话语时，能认清这些话语从何而来。求祢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使我们立志去明白那奇妙而荣耀的事。我祷告，父啊，愿我的话语准确反映祢的话，也祷告此处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听见我声音的人，都能作好的学生，凡事察验，持守那美善的。我们祈求，父啊，借着祢的话与祢的灵，

使真理得以传扬，也使祢要赐给我们的那极大的安慰为人所知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
大约在 1980 年，那时我还年轻，几年前已经信主，并且在信主不久后，就已在平信徒事奉的岗位上工作。就在那时，我遇到了“预定论”这个议题。老实说，这个观念让我相当困扰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神怎么会在创世以前就决定谁得救、谁不得救？

那时我很快意识到，不少基督徒和我一样对此感到难以接受。我并不孤单。许多教师、无数书籍，都致力于反驳这种被称作“可怕的教义”。所以，我自然也就愿意听取他们的劝告。我心想：这些人不相信预定论，那我就把自己埋在他们的书堆里，心满意足地读下去。毕竟，我不仅是个基督徒，还已经在事奉了。可是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如果神是那位从始至终全然主宰、有效施行、绝不动摇地预定一切的主，那我的传福音还有什么价值？我的祷告、我的努力、我的抉择又有什么意义？我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，会不会在神的安排面前显得毫无作用？

难道神真是那位天上的“操偶师”，而我们只是被祂牵动的木偶？我记得我曾与一位非常反对预定论的人谈过，他说：“你知道，这不是在演一场戏。”我当时心想：是啊，要是预定论是真的，那我们活着岂不是成了一出大戏？

作为一个人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绝非如此。我有思想、有自由意志，我会权衡抉择。我所作的决定，有时甚至需要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与祷告。我信靠并跟随基督的决定，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大里

程碑。我并非出生在教会里，而是经过长久、几乎是痛苦的思想挣扎与衡量后，才下定这个决心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决定就像选择学校、职业或配偶一样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个选择会彻底改变我的一生。

毕竟，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 14 章 28 节教导过门徒的代价吗？“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”对啊，算清代价，这是主呼召我们去做。耶稣走在路上，有人说要跟随祂，祂却说：“你们得先算清代价。”换句话说，你真要做这个决定，就得先想清楚。

所以，当我在青少年时期，在自己房间的独处中决定跟随基督时，那是我独立作出的抉择。圣经中岂不一再呼召人作出选择吗？“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”，“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”（约书亚记 24 章 15 节）。

然而讽刺的是，侍奉耶和华意味着顺服祂的旨意，并遵从圣经中所显明的智慧。我读圣经时，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挥之不去的预定论。我明明是在作出自主的选择，可圣经里却反复出现这个教义。而且，预定这个词不是神学家为了方便才造出来的名词，就像三位一体虽然不在圣经字面中，却是对圣经真理的总结，预定这个词本身就在圣经里多次出现。

我当时甚至想：会不会是翻成英文的意思跟希腊文不同？结果发现，原文的意思跟英文一模一样，就是“事先决定”、“预先定下命运”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“事先定下”。不仅如此，这个观念在圣经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，只是用不同的词，“拣选”、“呼召”、“指

定”等。正如巴刻所说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意味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预定论。如果你说自己完全不相信，那就等于不相信圣经。

当然，我很快发现，人们总能想出一些方法来回避这个词的本义。有人会说：神拣选、预定、呼召、指定必定有祂的理由，祂不会随意这样做。比如，有人认为，神能预见未来，知道我会选择祂，于是就基于祂的预知来拣选我。换句话说，祂“选择我”，是因为祂先看到我会选择祂。这样一来，选择权还是在我手中，神只是提前知晓。

但圣经明明教导，没有人会凭自己的意志去寻求神（罗马书 3 章 11 节）。而且，如果神看到我会选择祂，那祂何必还选择我呢？我自己本来就会这样做，不需要祂来选。

另一种解释是，有人把神的拣选比作美式足球的选秀，球队老板选中一名球员，但球员仍可拒绝，不一定非要打球。于是有人说，神也会选中人，但人可以抗拒，不一定非要回应。

然而，我不得不问：那为什么我没有抗拒？为什么我停止了抗拒？为什么当约书亚说“你们可以随从别的神，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”时，我愿意与他站在一起，而我的邻舍却拒绝？难道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、更谦卑或更有美德吗？我承认，当时确实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，而我的朋友们作了错误的决定，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。

我想我们都会同意，选择信靠基督、跟随基督是个正确的决定，没有任何基督徒会说这是坏的选择。可这样看来，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，而我的朋友作了错误的选择；我每天都在继续作对的选择，他们却不断作错。

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人没有可夸的余地（以弗所书 2 章 8~9 节）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圣经似乎极其强调，人绝不可自夸。它不是说“你可以夸，但最好别夸”，而是根本不给人留任何可夸的空间。

不，我们毫无可夸之处。这种针对预定论的“巧妙替代方案”并不罕见，这些看似能绕开圣经清楚教导的观点，有的很古老，有的极具创意，但绝不是新鲜事。反对预定论，并不是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。

例如，在宗教改革时期，为了保留人的自由意志，有一种名为“莫利纳主义”的神学立场，源于一位名叫莫利纳的耶稣会神父。这种思想又称为“中间知识”。我不想深入到技术细节，但简单来说，这种观点认为，神并不是借着祂的灵和福音，有效地改变一个人的心来决定其归宿；相反，祂知道每一个自由道德主体在某一特定环境下会如何行事。换句话说，神知道 A 这个人，在 B 这个特定环境下，会自由地选择 C，而 C 就是基督。

按这种逻辑，如果神想拯救我，又想保留我的自由意志，祂只需充分了解我，并在我生命的某个时刻，安排某些事件发生，让某些人说某些话，使我在那个节点会自由地作出跟随祂的选择。祂只需要确保这些事发生即可。

乍一听，这好像很让人满意，神在安排，但我仍然保有我一直以为的自由意志。直到你继续追问：是谁造了 A，使得在 B 的环境中，

他会选择 C？为什么祂不这样造所有人呢？结果，这种神学变成了克里斯·奈斯温德所称的“宇宙陷阱”，看似给你自由，实际上是先造你成那样的人，再确保 B 发生，好让你选 C，而祂一开始就造你是这样的。这并没有解决问题，只是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，让人暂时感到麻醉般的安慰。

于是，争论一再继续。这就是我今天与你们分享的那段小小的“奥德赛”，发生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年前。

然而，今天我们所读经文的第一节，成了我心中疑惑的转折点，这正是一直困扰我的关键问题。我发现，几乎所有同样为此困惑的人，心中都有同一个疑问。这问题最好的表达方式，就是直接引用经文：“这样，你必对我说：‘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’”这正是我在心里反复问的问题，无论是在我自己思想的辩论中，还是与他人的讨论中。若是神设好了桌子，祂怎能抱怨刀叉与杯子的摆放不合祂的意？更进一步说，祂既然亲手造了这些器皿，又怎能抱怨它们的本质是有缺陷的呢？

你会发现，如果那些替代教义，无论是预知论、绝对自由论还是中间知识论，是真的，保罗就不会预设这样的问题。若那些观点成立，人会提出的疑问应当是：若得救既靠恩典，又靠人的意志，那如何还能说是单单出于恩典呢？这才是合理的追问，因为这样，天堂与地狱的差别最终取决于我自己：我的意志、我的心、我的判断力，以及我比邻舍更明智的选择。这才是学生在研究圣经时会感到困惑的地方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保罗预设的那个问题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立：

在我们出生之前，在我们尚未行善或作恶之前，为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那呼召人的神，人的结局完全由神决定。祂要怜悯谁，就怜悯谁；要使谁刚硬，就使谁刚硬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可能的理解会迫使人问出保罗预料中的那个问题。

那么，使徒是怎样回答的呢？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我们会依次来看他的三方面回应。第一，正如今天要谈的，他先处理一种态度的问题；第二，他会进一步解释，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有那种态度，基于人与神关系的本质；第三，他会至少给出一个可能的理由，解释神为何这样命定。

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态度。第 20 节：“你这个人哪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”

这里讲的就是一种态度。你看，有时候，人提出的是正当的疑问，某件事令人困惑，需要探究，这没问题。但另一些时候，所谓的问题只不过是下一轮反对或抗议的前奏。这种情况，我们都经历过，有时是我们自己在说，有时是别人这样对我们，这种对话其实并不是交流，而是轮流发言。我有时从这样的谈话中走开，才发现自己全程没有真正听对方说什么，也没认真回应，只是忙着说自己的想法。

有时我们甚至连对方的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，不知他做什么、不知他来自哪里、不知他到底怎么看这个议题。即便我问了问题，也只是出于礼貌，并没认真听答案；在对方回答时，我脑子里只想着自己接下来要说的精彩话语。而我也发现，别人对我时，也可能这样，从他们的反应中，你能感觉到，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你刚刚说的话。

雅各在雅各书 1 章 19 节写道：“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”这是我在圣经中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，因为我发现，这个小小的原则能解决许多问题。什么叫“快快地听”？就是在对话中真正专注、愿意、并渴望去理解对方的意思。你能感受到，那些“快快地听”的人，真心想明白你在说什么。

让我告诉你，有时即便你没机会表达你的立场，单单帮助对方把自己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，就足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可能有问题。你只需一步步问：“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，“不是”，“那你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在这过程中，对方可能会在心里意识到：“原来我自己也没想清楚。”这甚至可能让他发现自己的立场并不稳固。

同样的，认真倾听也可能让你发现，自己原以为已经弄清楚的一件事，原来还有新的角度，你真的可能学到一些新东西。

那么，当说话的对象是神时，这原则岂不更当适用？面对神，我们怎能急于反驳？若有任何时候该快快地听，那一定是在与神的对话中。

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更希望这是一段独白，使徒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，显然给人一种印象：他在处理一种态度上的问题。

“你这个人哪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强嘴呢？”其实，这句话可以翻译为：“人哪，相反地，你是谁，竟敢与神顶嘴？”那“顶撞”的希腊词可以理解为“反对、顶嘴”。就好像父母在对孩子说话时会说：“不要顶嘴。”我们知道，这并不是说“不要跟我对话”，而是说，

你说话的态度带着不敬、抗拒，这与讨论不同。顶嘴的意思，是你与父母说话的方式本身带着抵触情绪。

那为什么保罗会假定这里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呢？毕竟，有时候问题就是问题，对吧？为什么他会认为这背后一定有不对的态度呢？要记得，这是一种“设问式的辩论”，保罗并不是在真正和某个人对话，而是与一个他在心里假设出来的、会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人对话。他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收信人，而是预先知道人们听到这些教导后通常会如何反应。

我想在这里挑战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件事：我们自以为合理、合逻辑的观点，其实常常已经被罪所影响、污染。我们有时以为自己在思考问题时是超然客观的，“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”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受到了堕落的影响，神学家称之为“堕落在知识上的影响”，意思是堕落影响了我们的思考。我们的罪性、肉体，会使我们无法完全清晰地思考。

事实上，加尔文就从一个观点中得到安慰，他的反对者因为被堕落影响，无法清楚地思考。这就好像你不会对一个盲人在你家里被家具绊倒感到恼火，因为他看不见。

比如说，35年前，我为什么会觉得承认神那不可测度的主权拣选那么困难？而与此相反，我却很容易地接受、甚至为之辩护，虽然我现在认为那是不符合圣经的，“人的自主权”这种观念。为什么承认人的自由对我来说如此容易，而承认神的拣选却如此艰难？问题不只是我的头脑无法理解“预定论”，更在于我的肉体根本不喜欢它。我

觉得好像有人要剥夺我宝贵的人类特质，自主。我感觉自己就像《勇敢的心》里的威廉·华莱士，在那条凳子上大喊“自由！”我想保有我的自由、我的自主权、我的自由意志，所以这种观念让我不舒服。

保罗的回答中，蕴含着一种提醒：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？”我们会为一件事而惊叹，至少我们应该惊叹，就是圣经说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”（出埃及记 33 章 11 节）。这应该让我们震惊，因为这是极其罕见的记载，它几乎难以想象。然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把与神的互动当作与一个同辈平等的人争辩。

我最近去了一家咖啡馆，他们有诗歌朗诵。一位年轻女士上台，在朗诵前问：“这里有超级宗教的人吗？”我不太清楚她所谓的“超级宗教”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猜在她心里，这包括我。我在后面举了下手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。

她的诗包含一些神学上的反对意见，尤其反对地狱的概念，特别是它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。她还用相当直白的方式，讲述了自己屈从于私欲的经历，并且觉得，如果神创造了她，让她有这些强烈的欲望，却称这些欲望是罪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她觉得自己抓住了一个铁证，证明神不公义甚至不存在。

我当时匆忙离开，但我很想坐下来和她、她的朋友聊聊。事实上，我过去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想告诉她，其实欲望本身并没有错，如果放在正确的范围里，比如婚姻中，它是美好而荣耀的。即使她，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有些人类的激情必须受到约束。一个人对某件

事有强烈的渴望，并不能成为否认神存在的理由。相反，这更证明了人的堕落和罪性。

比如，如果她的男朋友去和别的女孩调情，我怀疑她是否会接受这样的理由：“我很想这么做，所以不可能是错的。”

我为她感到难过。那天晚上的诗歌表演整体上都是迷茫、悲伤、没有盼望、愤怒的，整场活动都透着一种深深的不快乐。我几乎可以预见，如果福音不能有效临到她，她的生命会充满痛苦、挫折和心碎，最后面临审判。

她的问题在于，她的思路不清晰。她公开表达了对神的冒犯，甚至是在一群人面前毫不犹豫地这样做。任何清醒的人都能指出她推理中的漏洞。但我提到她，是因为即便是在不那么亵渎的形式下，自然人，甚至基督徒，也会在预定论上表现出同样的自信，好像发现了神思维中的漏洞。

很多反对预定论的书籍，把它描绘成神的黑暗面，仿佛这是神邪恶的表现。这种态度的问题是，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圣经的缺陷，以至于必须改动神的话来迎合我们的经验。我们忘记了，我们不是在与一位有智慧的人辩论，而是在与智慧本身辩论；不是在与一个善良的人辩论，而是在与善本身辩论；不是在与一位逻辑学家辩论，而是在与逻辑本身辩论；不是在与一个公义的人辩论，而是在与公义本身辩论。

那么，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对话，听见我们对祂的旨意表示不满，这对话会是什么样呢？比如，我们说：“你怎么还能定我的罪呢？有

谁能抗拒你的旨意？你不是自己在掌控一切吗？那你怎么还追究我的责任？”有时候，我觉得这种态度，就像网络上的匿名网友，坐在电脑前，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，觉得没人能碰到自己，就可以口无遮拦地表达不满。

我以前给报纸写专栏时，邮箱会公开，常收到匿名邮件，里面充满了勇敢而刻薄的言辞。但后来报纸改成必须用 Facebook 账号评论，所有人都知道评论者是谁，结果大家立刻都变得温和多了。

人们觉得神很遥远，于是就变得“很勇敢”。这让我想到那些讥诮的人说：“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”（彼得后书 3 章 4 节）。他们以为不会和神有任何正面的交锋。昨天怎样，今天怎样，明天也一样。但朋友们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与神面对面交谈。

或许，人类最大的愚昧之一，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在与神的对话中占上风，甚至赢得那场辩论。我想到约伯记 9 章 2~3 节：“我真知道是这样。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若愿意与他争辩，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”那场对话的结果就是如此。

我想以一个圣经中记载的长篇对话作为结束，那就是约伯记 38 章到 41 章。我鼓励你自己找时间安静地读一读。内容很丰富，也有很多诗意的表达，但本质上是神向约伯展示祂的“履历表”。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说了许多话。我给你几个片段，让你感受一下这段对话的走向。因为在此前，约伯和他的朋友一直在质问神，而他们讨论的核心，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：神差撒但来试炼约伯，这一切为什么会

发生？约伯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遭受这样的事？神这样行是公义的吗？他们甚至像是在把神放到被告席上，正如路易斯所说的那样，在英国的说法里，这就是受审。

其中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是约伯记 38 章 33 节：“你知道天的定例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”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问题。神的回答涉及祂所行的一切，祂问：“山羊生产时你在哪里？利维坦在海中游动时你在哪里？”一连串的问题，不断向约伯发出挑战。

在这些对话中，我们开始看到，当人真正与全能者对话时，正确而且我认为是必然的态度应当是什么。别忘了，将来这也会是我们的情形。这里，神与约伯直接说话，我们就能看到约伯是怎样回应的。

在约伯记 40 章 1~2 节，“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！”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是卑贱的！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”

你明白“用手捂口”是什么意思吧？这至少有两层含义：第一，“我无话可说了”，一切的口都闭口无言。第二，正如圣经所说，“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”；先知以赛亚在看见神的圣洁时，也用嘴唇来表达人的罪，“我是嘴唇不洁的人”。

接下来，神继续说：“你要如勇士束腰；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你岂可废弃我所定的审判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”

我之所以引用这些，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作为神立约的子民，在进入任何神学对话之前，都能对所事奉的神的性情与本质怀有敬畏之心。

这不仅仅是课堂上的逻辑推理，而是与一位圣洁、公义、全能的神说话。有时我觉得，在课堂上我们会忘记这一点。

下次聚会时，我们会继续看使徒如何回答这种质疑，他先处理态度，然后才解释神与人的关系本质，甚至给出至少一个可能的理由，说明神在救赎与定罪上的圣洁旨意。那会挑战我们的思想，不仅挑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更会挑战甚至改变我们对信仰本身的理解。但在此之前，让我们避免用轻慢的态度与神互动。

让我们祷告，求主赐我们一颗像约伯一样的心，一位至高的神竟愿意顾念我们，正如诗篇 8 篇所说：“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”

我们开头引用了约伯记 42 章 1~6 节：“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，你万事都能做。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，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，是我不明白的。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”

最近我们长老会内部有个小争议，就是关于“厌恶自己”这个词。有一间堂会不愿在入会誓约中使用这个表达。但在我们的誓约问题第三条里清楚写着：“你是否承认，因自己的罪，你厌恶并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悔改自己的罪，并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救？”

有人反对，说：“我不想教导信徒去恨自己。”但我认为，这里的厌恶并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个词在原文里有“战栗”、“毛骨悚然”的意思，其中也包含“恐惧”的成分。这正是以赛亚在遇见神的圣洁

时的经历：“我是嘴唇不洁的人……因为我亲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。”这是任何人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罪时，合理而必然的反应。

如今我们好像隔着镜子观看，但有一天，当我们完全看清时，我们会明白，唯有彻底的自我否定，才会让我们全然依靠基督，把我们从罪的深渊带到天上的至高处。这中间没有折中。智慧唯在于神，救恩唯在于基督。

所以，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，让我们心里怀着这样的思想，当神说话时，借着祂的恩典与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心中会意识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的罪，而那正是使我们渴望来到祂桌前的原因。因为唯有基督的宝血，而非我们所行的，才能使我们得平安。

我们祷告：

天父，我们祈求的不是让我们闭口不言，也不是不去探究那些使我们困惑的事，而是让我们在与你对话、向你提问时，始终存着谦卑的心，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圣洁、公义、全能与良善。求你使我们相信，你所命定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灵魂的救恩，都能带给我们安慰而非困扰；知道你既开始了，就必成全；正如耶稣所说，我们在祂的手中，也在你的手中，双手紧紧握住，不让我们天然悖逆的本性将我们拉离你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这些事，虽然这些事奇妙到我们不能完全明白，但愿我们仍然为此喜乐。

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